

秦淮名艳

# 李香君

史挥戈 吴腾凤 著

Qinhuai Mingyan

Lixiangjun

南朝脂粉

日中初夏  
为李香君画像  
钱定之  
庚子年七月二十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秦淮雅集



责任编辑 王玉佩 封面绘图 钱定一  
插图 程新德 封面设计 丁明

孔尚任的一部《桃花扇》，使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而在民间，关于李、侯的爱情传说还有诸多不同版本，尤其是故事的结局，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作者通过探访考查，不仅将史实描绘了李香君和侯方域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还揭开被历史尘封三百余年的李、侯真正爱情结局的谜团。全书据史陈情，依事述性，悲欢离合，曲折哀婉，扣人心弦。

ISBN 7-5396-2513-9



9 787539 625133 >


ISBN 7-5396-2513-9

定价:20.00元

秦淮名艳

# 李香君

史挥戈 吴腾凰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淮名艳李香君/史挥戈,吴腾凰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96-2513-9

I. 李... II. ①史... ②吴... III. 李香君-传记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1450号

秦淮名艳李香君

史挥戈 吴腾凰 著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60,000

印 数:10000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513-9

定 价:2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南朝脂粉

甲申初夏  
李香君  
畫於  
珠文一寓  
時年九十





### 作者简介

史祥戈，女，祖籍河南省鹿邑。1985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济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著有文艺评论集《沉香一缕》、传记文学《蒋光慈与读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另有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发表于海峡两岸多家报刊。

吴腾凰，安徽蒙城人，1964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滁州市文联名誉主席。著有《蒋光慈传》、《蒋光慈评传》（合作）、《韦素园年表》、《蒋光慈·宋若瑜》、《美的殉道者—吕荧》、《郭沫若与读书》等。



## 序

滚滚长江东逝水，改朝换代非寻常。

甲申年（1644）农历三月十九日这一天，紫禁城天崩地陷，山西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下了北京，明朝崇祯皇帝带着贴身随从王承恩自缢于煤山，宁远总兵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中国黄河以北各地陷入空前的大混乱，“大野龙蛇迹，荒原雉兔行”，原本繁华富庶的沃野而今竟成了鸡兔成群的荒原，历经 276 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覆灭了。明宗室在陪都南京仓促建立的弘光小朝廷，在这班醉生梦死的朱元璋的不肖子孙们手中，也仅仅支撑了一年。于是，清王朝在刀光剑影中诞生了。

南明王朝的迅速覆灭，令明朝官员和普通百姓痛心疾首。有识之士纷纷举旗抗清或伏处隐居，不少文人学者试图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著书立说，加以艺术描述或理性分析。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则运用传奇剧的手法，通过秦淮名伎李香君与复社文人、商丘才子侯方域的曲折爱情故事，来揭示南明王朝没落的根蒂。他的这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一上演，便以其深沉的格调、哀艳的曲词、含蓄的故国之思和强大艺术魅力，征服了当时的读者和观众，也勾起了一班明朝故臣遗老的亡国之痛，“王公缙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势”，便有了“灯红酒阑，唏嘘而散”的情景的一再上演。连清康熙皇帝也十分喜欢看《桃花





扇》的演出，每每看到《设朝》、《选优》等折，总是皱眉顿足道：“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聪明而又深沉的康熙也把前朝覆灭的痛史当成自己引以为戒的话教材了。然而，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康熙忽然派内侍向孔尚任索取《桃花扇》稿本，孔尚任匆忙间从一位朋友家中找到一本，连夜送进宫中。次年三月，已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的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被罢了官。两年后，他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离京回乡，隐居曲阜故里，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春天，七十一岁的孔尚任抑郁地死于石门山家中。显然，康熙皇帝及其左右从剧本中嗅出了一股不正常的气味，看破了《桃花扇》作者精心演绎“桃花扇底送南朝”故事的良苦用心，分明是在宣泄一种难以遏制的亡国之恨。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剧前一再声称，该剧是“实事实人，有凭有据”，“皆确考实地，全无假借”，只有在“儿女钟情，宾客解嘲”的细微处，方才稍有点染，但亦绝非“乌有子虚之比”。这样说来，《桃花扇》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剧，就是“斑斑可考，毫无漏洞”了，这里的一切事件都符合历史真实了！照此说来，女主人公李香君的下落应该就是她与夫君侯方域重逢南京城外的栖霞山，经道士张瑶星点化，二人抛却尘缘，割断情丝，一往“南山之南”，一往“北山之北”，分头修真学道去了。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不能把剧作家所描写的历史当做历史教科书，更不能以此误导读者。

对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描写的李香君历史的真实程度，我们俩长期以来就心存疑惑，特别是对侯、李爱情的结局感到不合情理，多年来，这个疑团一直萦绕在我们胸中，难以排解，因此萌发了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近几年，我们多次漫步于秦淮河畔，驻足于媚香楼前，三登南京栖霞山，四处河南商丘古城；向侯方域研究家何法周、王树林教授请教，与秦淮文化的热心人把酒共话，同侯氏后人、陈贞





慧后人和商丘文化名人尚起兴先生促膝长谈，在历史的烟尘中寻丝觅迹，在留有主人公足迹的遗址前踏勘凭吊……疑团渐渐化解，我们终于发现：侯、李二人非但没有抛却尘缘，反而尘缘绵绵，携归河南商丘故里，养育后代，相伴终生，而那把引发孔尚任创作灵感的桃花扇至今尚存人间！

无独有偶。当我们正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金陵古城、豫东平原之际，读到了台湾省历史学家苏同炳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名女人》中有关李香君的章节，看到了作者对于其坎坷命运的深切感慨：

《桃花扇》的故事虽然哀感顽艳，其奈并非李香君的真实事迹何？不幸的李香君，她的一生事迹，看来只有借《桃花扇》的不实描写永远流传下去了，奈何，奈何？

当代诗词专家吴定中先生在他的《董小宛汇考》一书中对孔尚任《桃花扇》的结局也不敢相信：

最后，剧本写侯、李在难中重逢，互说衷情，为“不应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的点化所感悟，各自出家入道，也似乎没有其他佐证。

同时，我们还读到来自秦淮河畔的专家学者对李香君归宿的质疑。王永泉先生编著《秦淮八艳》在“血溅桃花李香君”一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秦淮河水依然向西流去，夫子庙还是人山人海，媚香楼至今还在，可主人公李香君却不知去向，直到今天还是个谜……





我们还在香君故居媚香楼的展览室里看到关于李香君归宿的图解，也将李香君随侯方域去河南归德府（商丘）当成一种传说，而把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写成的二人双双出家似乎作为史实进行宣传。

卢素、孙依培先生在《商丘访香君踪迹之行》中，尽管也把考察的情况如实作了记述，但他们由于缺乏对李、侯生平事迹的系统研究，也只得把李香君终老河南商丘仅仅作为一种传说不置可否。

面对这些疑问和不解，我们深深感到这些年自己的汗没有白流，心血没有白费，苏同炳先生“奈何，奈何”的感叹或许可以停止了吧？秦淮专家学者的疑惑或许可以就此释解了吧？

我们采用传记文学的体裁，以历史史实为依据，运用文学笔法，写出这部《秦淮名艳李香君》。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设置了相关的陪衬人物，并适当进行场景描写和人物心理描绘，借以增强历史时代感和艺术感染力。我们深信，这样做，会有助于全方位地立体地展现李香君、侯方域感天地泣鬼神的忠贞爱情，还他们的本来面目。现在，让我们拨开三百年来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层层迷雾，与读者诸君一起领略他们坎坷的生平、凄楚的遭际，共同分享这一曲折动人的命运悲歌，实现古今精神的互释。

我们除了感谢同仁好友为探访李香君史迹提供的帮助，感谢提供照片的尚起兴、尚骧和何奇先生外，还特别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为该书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编、审付出的艰辛劳动！

史挥戈 吴腾凰

2004年6月



##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吴门衰 姁命苦	.....1
第二章	秦淮灯 玉楼花	.....10
第三章	芙蓉绽 荷香飘	.....20
第四章	两相悦 一线牵	.....29
第五章	定情扇 鱼水合	.....48
第六章	明慧眼 辨忠奸	.....59
第七章	桃叶渡 琴诉情	.....70
第八章	避飞祸 挂征帆	.....82
第九章	抗权贵 血溅扇	.....98
第十章	护洁身 斥凶顽	.....107
第十一章	脱官院 入尼庵	.....115
第十二章	香肌瘦 缕带宽	.....130
第十三章	别离苦 相逢甜	.....140
第十四章	远栖霞 奔中原	.....150
第十五章	琴瑟鸣 笑语喧	.....169
第十六章	庄园美 北风寒	.....183



第十七章	曲声幽	心胆战	195
第十八章	雨将至	风满楼	213
第十九章	圆不缺	缺也圆	222
第二十章	翠楼暗	秋光淡	243
第二十一章	山接水	云倚天	262
第二十二章	泪涟涟	恨绵绵	281
第二十三章	风雪冷	人心暖	294
第二十四章	魂荡荡	魄悠悠	312
附录	李香君年谱		331
后记	悲孤坟	叹沧桑	337
编后记	一片世情天地间		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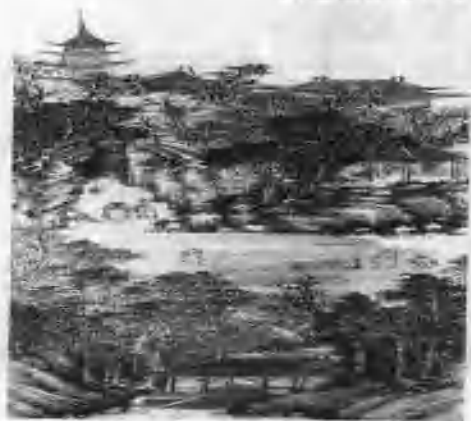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 吴门衰 妯命苦

明朝天启六年(1626),春天又照例按时来到了江南。从扬子江头到太湖之滨,烟柳飞絮,舞燕踟蹰。

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古城苏州,此时正该是“春江流粉气,夜色湿罗裙”,春草萋萋,春情荡漾的浪漫季节。然而,今年的苏州城却异常地凄冷,河水里散发着隐隐的血腥气息。白天,大街小巷的饭肆酒楼和茶坊都关门落锁,几乎不见行人。夜晚,一片阴沉,就连平日码头上叫卖蜜藕春桃的熙攘夜市也瞎灯灭火,阒无人迹。这是姑苏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春天。

四月初四的深夜,大地漆黑,春寒袭人。在苏州城南盘门外的青阳地南端的乱坟岗上,有几盏灯笼在晃动,映出一群影影绰绰的人影。在他们的身旁,有五个新挖掘的墓坑,每个坑





前都摆放着一具棺木。站在高坡上的那三个穿海青直裰、戴方巾的人，正透过夜色焦急地朝城里方向张望着。他们是吴县的举人文震亨，当过县学教谕的举人姚孟长，那位身材高大魁梧、双目炯炯有神的是削职回籍的推官吴绍光。忽然，前方出现了光亮，他们小声地说：“来了，来了！”

不多时，三个身着号褂的兵勇慌慌张张地向他们走来。只见前面一个红鼻子壮汉提着灯笼照路，后面两人用一根杠子抬着一只大竹箩，竹箩上盖着一块大红绸缎，像是抬着什么礼品。他们把竹箩放在地上，抹了把汗水，说：“东西就在这里面。”人群“呼啦”一下将竹箩围上。红鼻子伸手揭去红绸缎，只见箩底里赫然摆放着五颗人头，脸上的神情栩栩如生，其中三人的眼睛还圆睁着。众人惊叹道：“五位英雄的人头在城门已经挂了三天了，怎么一点儿也没腐臭，怪！”

大家正在小声议论，提灯笼的红鼻子把手一伸，说：“看清楚了吗？银子拿来，五十两！”吴绍光分开人群，走到红鼻子跟前，将一个沉甸甸的梅红纸包递给他，说道：“弟兄们辛苦了，请收下。”

红鼻子抬起头向吴绍光看了一眼，顿时流露出惊讶的神情，还倒吸了一口冷气。

吴绍光猛地愣了一下，很快就镇定下来。

红鼻子立即吹灭了灯，把灯笼扔在一座坟堆后面，向那两个兵勇挥手，迅速离开了坟场。

这里，众人打开棺材，由两位事先雇好的皮匠用蜡线将五颗首级分别缝合到各自的颈项上。接着，木工钉上棺材，大家快速地将棺材吊进坟坑，铲土堆坟。

文震亨、姚孟长、吴绍光率众人摆了祭品，点燃了三炷香，齐齐跪下，向五座新坟叩头作揖。接着，他们三人站起身，向前跨了一大步，拱手低声祈祷：“五位义士英灵在上，你们为了拯救全城百姓，舍生取义，慷慨赴死，苏州百姓永志不忘。现在朝中奸党当道，





残害清流，诬陷良民。待有朝一日河清海晏，重振朝纲，定将为你们五位义士重修墓茔，立柱建坊，勒石树碑，供世人瞻仰。”

吴绍光指挥众人迅速熄灭了灯火，撤离现场，悄悄地离开墓地，各自散去……

夜间偷葬的五位义士到底是谁？他们为了何事惨遭毒手呢？

明王朝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开始，传了十六代，历经二百五十多年。当龙椅交到熹宗手里的时候，王朝的气数已经快要穷尽了。这个熹宗是个无能昏君，一天到晚不理朝政，醉心于他的木工手艺，竟然把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魏忠贤捧成九千岁。魏忠贤掌握大权之后，大肆网罗亲信，编造圣旨，排斥异己，制造一个又一个震惊朝野的冤假错案；迫害嫔妃，杀戮忠臣；搜刮民脂民膏，广建生祠祝庙，置黎民百姓于水火，视人命如儿戏。致使民怨沸腾，朝政混乱。

苏州是闻名江南的丝织业织造中心，繁华的商业重镇。魏忠贤早就垂涎这块肥肉，派心腹太监到那里设立税所，强行征税。他们不仅征收商税，而且还征收坐贾税。非但如此，又在水陆要冲设立官卡，滥收过往商税。由于税多赋重，逼得许多纺织户关门停机，另谋生路，远走他乡。好端端热闹繁华的苏州变得萧条冷清。当时的一则民谣道出了税收的苛刻：

四月水杀麦，  
五月水杀禾，  
茫茫阡陌皆为河。  
杀麦杀禾犹自可，  
又有太监来杀我！

当时罢官回苏州老家的吏部文选员外郎周顺昌对魏忠贤滥收





官税早已不满，又亲眼目睹巡抚毛一鹭在虎丘山下大兴土木，为魏忠贤建生祠——普惠祠，更是义愤填膺！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府衙为民请命，上疏表奏朝廷。此举惹恼了魏忠贤，特派锦衣卫缇骑前来苏州吴县拘逮周顺昌，结果激起民变。市民为保释周顺昌，万人云集，围攻西察院，打死了两个锦衣卫和一个抚标营的都司，市民也死了四个，伤了不少。事后，巡抚毛一鹭为讨好主子魏忠贤，特贴出告示，晓谕市民：“只要有五人投案自首，就免去屠城。否则，将关闭四门，全城大索，到那时候，良莠难分，玉石俱焚，勿怪言之不预也。”为保苏州全城百姓，颜佩韦、周文元、马杰、杨念如、沈扬等五位义士结义投案，慷慨就义。后来，复社领袖张溥撰写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江南名士杨廷枢题写了《义风千古》一诗，雕刻在墓前巨碑之上：

扶忠扑焰痛捐身，  
侠骨新埋三尺坟。  
义风此日高千古，  
世世代代颂五人。

吴绍光匆匆回到枫桥巷口，见夫人葛淑贞正焦急地等候在那里。他一把抓住夫人的手，急切而小声地说道：“走，快回家！”

原来，刚才在坟场遇到的那个红鼻子什长，就是吴绍光前年在六安州任推官时亲手斩杀的贪污犯刘求之的儿子刘道，当时他在芜湖驿站当驿卒，为父亲求情时曾多次找过吴绍光，但因其父刘求之贪污筑城费数额巨大，是巡抚开府（管军管政的大员）史可法亲自审理的要案，民愤极大，谁也无法保释。为此，红鼻子刘道对吴绍光怀恨在心，曾扬言道：“十年河东转河西，将来你若犯到老子手里，也让你好看！”

吴绍光性情耿直，曾在背后和同僚议论过阉党魏忠贤与客氏





之间的丑事，后被人揭发，幸亏被史可法保护下来。但前年史可法奉调京城后不久，他就立马被革职回籍。吴绍光平口里除了到庭院里教两个儿子习文练武，研读诗书之外，几乎足不出户，所以对红鼻子刘道调来苏州当狱吏一事一无所知，真可谓冤家路窄啊！

“唉，看来我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吴绍光长叹了一口气，“魏忠贤一伙奸党一手遮天的日子不会长久，等避过这阵风头我再回来。”

“那家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夫人仰头看着他。

吴绍光抚着夫人的肩果断地说：“连你和三个孩子都要离开这里。这伙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一定会斩草除根的。”

夫人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毅然道：“事不宜迟，你先走，三个孩子……”她思忖着。

“快到后院把姑妈喊起来！家里的一切就交给她老人家了。让她把两个儿子送到外地亲戚家躲避，姐姐还太小，才三岁……你自己带着走吧。”

两人说着话，就来到庭院，进了房中。吴绍光走到床前，看着酣睡中的女儿，忍不住俯下身亲了亲那稚嫩可爱的小脸蛋，心中一阵酸楚，难以自制，流下了两行热泪。

夫人也已是泪流满面，她催促道：“老爷，你快走！孩子我会照料好的，你就放心吧！”

吴绍光转过身来，抹了一把泪水，仰起头，向前跨了两步，伸手把挂在墙上的那把宝剑取了下来，轻轻放在桌上，说了声：“淑贞，把纸笔取来！”

夫人摆好笔墨。吴绍光站在桌前，略一沉吟，挥毫写下一首诀别诗：

诀别脉脉共凄伤，  
讶我无情似木肠。

